

副刊 Books 書海漫遊

自從獲得茅盾文學獎的《推拿》於二〇〇八年出版後，知名作家畢飛宇已近十年未有長篇小說推出。他最近的兩本書——二〇一五年《寫滿字的空間》以及二〇一七年初面世的《小說課》——都是散文集，前者關於他自己如何寫小說，後者關於其他小說家如何寫小說。

李夢

小說家如何談小說

讀畢飛宇散文集《小說課》有感

《小說課》是人民文學出版社「大家談大家」系列叢書的一本，其中的「大家」一詞頗有些語帶雙關的意味。誠如責任編輯在本書前言中所說，此系列書目出版的用意在於「深入淺出地解讀中外大家的名作，讓大家（普通讀者）來分享大家（某個領域內的專家）的閱讀經驗」。作者用不少時興的，甚至是網絡式的語詞來解釋過往的文本，這無疑縮短了讀者與作者的時空距離，令到百多年前的舊經典可觸可感，歷歷如在目前。

看似閒筆 意味深長

通讀《小說課》一書中關於小說閱讀及寫作的八篇散文後，我發覺作者的確做到了編輯所期待的「深入淺出」。他用近乎口語的節奏及語調（偶爾詼諧，但從不輕佻）介紹名家名篇的創作歷程，以「行內人」的身份解釋作者在寫作過程中花費的心思與力氣，尋找文本中微小的、不起眼的意象，再將它們置於彼時或當下的社會及文化情境中分析。

可以說，《小說課》通篇採用「小中見大」的手法。作者雖然在文中自謙「沒有能力談大的問題」，但我相信他揀選這些零星的、不起眼的意象入題，並非力有未逮，而是刻意為之。他分析《水滸傳》中林沖雪夜「走上梁山」中「走」字的妙處，解釋魯迅為何要在散文《故鄉》中不寫春天和秋天，偏偏要寫鄉蕭索荒寂的冬天，又談及當代知名作家索保爾寫作《米格爾大街》時，為何要在乞丐詩人家中種一棵芒果樹而不是山楂樹……如是種種，看似閒筆，實則意味深長，非要讀者有足夠的細緻與耐心才可以發覺。

畢飛宇在《小說課》中運用的閱讀方法，並不為我們所熟悉。通常，我們在中學乃至大學的語文課堂中學到的，是歸納，是總結提煉，而不是細化或分解。正如作者本人在後記中提到的，我們習慣於從「時代背景」、「段落大意」和「中心思想」中探尋小說的意義，殊不知這種刻意將文本向上拉扯的努力，很容易將其帶離地面，甚至墜入虛幻與空洞的迷霧之中。倒不如，俯下身來，踏實地就文字談文字，這樣在作者看來，反而更容易「接近小說」。更何況，寫小說時最重要的依靠是作家的直覺，而像直覺這樣玄妙的概念，必須要仰賴具體的意象以及可拿捏的細節才能解

釋。不然，所謂的文本分析，不過是一場「因玄談玄」的自欺欺人罷了。

在作者看來，讀小說需要解決兩個問題，一個關於大，另一個關於小。而在我們過往的閱讀經驗中，往往從大的方面着手，而遺忘了隱藏在局部、在細節中的美。小說中那些鮮活的詞句以及難以用言語形容的張力與魅力被忽視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有些教條化的讀解：一提到乞丐，就想到衣衫不整；一提到西方資本主義，就想到貪婪與腐朽。這些成見如果不被打破，我們對於小說這種虛構類文本的閱讀體驗將永遠是單調的、僵化的。而畢飛宇之所以不厭其煩地，甚至冒着被人批評「囉嗦」的風險談論如何閱讀小說，其實就是想將小說文本從所謂「意識形態」的語境中拎出來，讓它們自由成長，不受時間、空間、政治立場甚至所謂的主流價值所限。在西方藝術世界中，曾經頗流行過一陣「為藝術而藝術」的風潮，誠如我們如今在《小說課》中見到的情形。

沒有閱讀，何談寫作？

畢飛宇在《小說課》中之所以能提供一種獨特別致的閱讀手法，應與他「小說寫作者」的身份有相當的關聯。身為一位資深的、出色的寫作者，畢飛宇對於文本的肌理與質感，乃至行文的節奏與速度都十分敏感，而他以寫作者的心態解讀文本，對於其他作者筆下的情節與文本，更多理解，也更多體諒。他的文本分析到位，一字一句地讀，不放過任何一個作者有可能施展寫作與虛構才華的細處。這是花力氣的事，可畢飛宇卻樂在其中。我寧願相信這樣逐字逐句的閱讀，是一位作家對於自己寫作能力的磨煉。沒有閱讀，何談寫作？作者在分析文本時，曾不失時機地提出：只有天賦沒有努力，斷然無法成爲一位優秀的作家。而像他這樣一絲不苟地、耐心地閱讀文本，無疑爲有志於寫作小說的年輕人提供了一個近在眼前的榜樣。

此前，已有不少中外作者對於「如何閱讀小說」發表過或長或短的論述，比如艾柯的《悠遊小說林》以及王安憶的《小說家的十三堂課》等。與這些作品相比，《小說課》的特點是貼地、活潑不拘束。作者興之所及，讚美和批評都不避諱。讀小說的畢飛宇與寫小說的畢飛宇，幾乎是兩個人。寫小說時，他是克制的，甚至有些故作嚴肅；讀小說時，他更放得開，以一種置身事外又忍

不住湊近看熱鬧的心態。作者寫作此書時，在「寫作者」與「閱讀者」間遊走，這種雙重身份令到他既不會遠離讀者，又不至於冷落讀者。他嘗試藉由讀者目光審視作者及其作品，也嘗試幫助作者更好地理解讀者。

有些人寫作教人如何閱讀小說的文章時，習慣於從「術」的層面出發，着眼於篇章結構與起承轉合，關心如何起落跌宕地講好一個故事，而畢飛宇更傾向於從情感而非技術層面解讀這些經典名作。他是一位自信的寫作者，也是自信的讀者，好的或不好的，都擺在明處。他忍不住爲《紅樓夢》中那些精彩的對白叫好，他從小說角色對話中咀嚼出海明威硬漢形象背後的細膩，他甚至說自己愛上了《德伯家的苔絲》中的女主角。整本書中，我們見不到「××主義」或「××理論」之類信屈磨牙的學術語彙，而是直率坦誠的品評。但這些口語化的、尋常的表述背後，亦牽引出不少深沈的道理來，看似不用力，但若有大量閱讀與寫作的經驗支撐，難有如此清醒犀利的判斷。

書中文章大多曾發表在內地知名文學雙月刊《鍾山》，是畢飛宇在南京大學任教時的講稿，以及在其他場合談論文學時的講稿。八篇作品與兩篇附錄文章並沒有內在的邏輯，而是多少有些鬆散地組合在一起；上一篇談到蒲松齡的名篇《促織》，下一篇就來到《水滸傳》；前一篇還在講魯迅的散文，後一篇就提起海明威的短篇。這難免會給讀者留下過分跳躍的閱讀感受。文章單拎出來看都十分精彩，但整本書的篇章之間缺乏邏輯上的關聯，這或可歸因於編者在籌劃本書時，缺乏關於整體架構的考量。

因應「全民閱讀」風潮，《小說課》這一出版選題不乏社會意義。有好的作者，也有好的內容，這本書可以更豐富飽滿些，可惜體量太小，架構也不算清晰。當然，讀者可以透過這有限的幾篇文章自行延伸聯想，從魯迅散文想到民國文學，從莫泊桑的《項鍊》想到十九世紀法國短篇小說，但編者若能分門別類，找這些文章中一條主線，或依「時間」（古典、現代），或依「空間」（中國、歐美）爲序展開，將文章穿插其中，應會顯得更完整統一一些，不再是如今這樣簡單將文章羅列在一起。既是系列叢書，還是不要在編排上給人倉促匆忙的感覺爲好。



掃描 QR Code，上大公網瀏覽更多讀書資訊



▲畢飛宇著《小說課》（人民文學出版社，二〇一七年一月）



▲畢飛宇曾憑藉《推拿》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（人民文學出版社，二〇一一年四月）



▲《小說課》的文章，大多曾發表在文學雙月刊《鍾山》。二〇一五年第六期《鍾山》刊登了畢飛宇的《奈保爾，冰與火——在南京大學的小說課》

《甲由好想變蝴蝶》

好書推介

「當客觀失去存在價值，歷史也將成爲永遠的過去式。沒有了時間的積累沒有了過程，沒有了過去，也就沒有未來，這將造成一種觀念的徹底改變：毋須蛻變，甲由就是蝴蝶。」——林奕華作序

甲由，正名「螳螂」，別名「小強」，是這個星球上最古老的昆蟲之一，牠曾與恐龍生活在同一個時代，有億萬年的演化歷史（人只有幾百萬年），因爲會傳播多種病原體，成爲「人人喊打」的害蟲；而蝴蝶是最美麗的昆蟲，總令人聯想到美麗高貴，嚮往自由。

甲由、蝴蝶，一個「在地」行，一個「離地」飛，是「地」與「天」兩個世界的昆蟲。無論在形狀結構、進化模式、活動狀態、受歡迎程度等等，更是南北兩極，那麼，甲由又焉能變蝴蝶？而要甲由演化成蝴蝶，如何可能？

何卓敏（Annie）新作《後現代變形記：甲由好想變蝴蝶》是一本通識書，講述了從人到甲由到蝴蝶到尋回自我的過程。這書以一些經典名著的中心思想、藝術作品爲引子，並附以不同時代相關作家及藝術家從旁導引。透過一個夢境，主角「瓊丹」勇敢走過探究「存在」的旅程，從而肯定自己的身份，理解人與外在世界的關係，以及自己的存在價值及意義……



▲何卓敏著《後現代變形記：甲由好想變蝴蝶》（香港三聯書店，二〇一七年四月）



▲《後現代變形記：甲由好想變蝴蝶》插畫

《米開朗琪羅與教皇的天花板》

爲了不朽的藝術，藝術家要付出多少代價？

外有烽火連綿，內有家庭紛爭、個人病痛交相逼迫，藝術家如何堅持努力不懈？面對同儕的競爭，出資者的干涉，藝術家如何讓自己的創意開花結果？看完梵蒂岡西斯廷教堂（Sistine Chapel，港譯米開朗琪羅教堂）背後的故事，或許會有所感悟。

三十三歲的藝術家米開朗琪羅（港譯米開朗基羅），他的才氣與傲氣同樣過人；六十三歲的教皇尤利烏斯二世，

是當時威震海內外的「恐怖教皇」，也是難伺候的藝術贊助人。兩人因爲西斯廷教堂的關係，密不可分又充滿張力。

米開朗琪羅自認是雕塑家而非畫家，教皇卻執意要他在西斯廷的拱頂繪製濕壁畫，種種條件都對他不刊：他不熟悉濕壁畫技法，長期在高架上繪圖不但傷身，甚至可能致命，畫材資金來源不穩定，家庭不但不能提供幫助，還需索無度。

米開朗琪羅克服了所有障礙，在四

年之內創造出五百年來衆人讚嘆的西斯廷禮拜堂。連對手拉斐爾都願向米開朗琪羅致敬，把他繪入自己的畫作「雅典學園」。

《米開朗琪羅與教皇的天花板》（英文原著《Michelangelo and the Pope's Ceiling》）的作者羅斯·金（Ross King），帶領讀者回到十五世紀的意大利。讀者不僅可以一覽米開朗琪羅的繪師技法及其性格特徵，還能讀到當時意大利及其他歐洲國家相互鬥爭、宗教權力與世俗權力相互較量的大時代背景。

西斯廷教堂虛擬實境之旅網址：www.vatican.va/various/cappelle/sistina_vr/index.html



▲羅斯·金著、黃中憲譯《米開朗琪羅與教皇的天花板》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二〇一七年四月）



▲西斯廷教堂的壁畫中，最矚目當屬《創造亞當》網絡圖片